



## 开学季 去一个陌生城市

电视剧《小欢喜》中，陶虹饰演的宋倩对女儿的关心事无巨细。这个女儿现实中是有原型的，她说：“妈妈以上海为圆心，上海到杭州为半径画了一个圆，让我报大学不能离开长三角。可妈妈当年自己考那么远，我为什么不能去北京呢？”

“我为什么不能去上海呢？”北京的表妹高考时也质问妈妈。父母不能理解，北京这么多好学校，你偏要去上海，你都不知道，我们当年进北京有多难。

父母的理由总是相似。不论飞机如何便捷，火车如何提速，他们的心理距离总是卡在里程这件小事上。距离多少公里，横跨几个城市，有没有出国，都是他们内心的拦路虎。

年轻时经历的事情会影响你一生的认知，这事一点也不假。比如我的妈妈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从河南坐了两天一夜火车，抵达广西，旅途有多劳累，是这辈子难以抹去的身体记忆。所以她会用这个来丈量我的离家范围。

当她知道我的高考志愿填了四川之后，简直不能容忍：交通太不便捷了！于是爸爸在志愿提交之后，又取回来改成离家300公里的另一所大学。我在这所大学读了7年，他们骄傲于填报志愿很成功，抬抬脚就去了。实际上也并没有去几次。

我的表妹终究还是没能去成上海。她最遗憾的，就是从未离开过北京。毕业后找工作，在北京银行和空姐之间，她果断选择了后者。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离家了。

我们和父母，就这样在对抗和博弈中长大，究竟谁的选择更好，没有机会推倒重来。显而易见的是，父母挡不住孩子离家的脚步，就算读书的时候按住了，找工作时孩子依然大步流星，去挣脱少年时无法摆脱的困境。

父母们大概没有意识到，其实孩子一直在离开，也一直在回来。

大学时学院最令人羡慕的就是从远方考来的考生，越远越觉得神秘。有位北京考生当时有名极了，大家最好奇的就是，北京这么多学校，你怎么考到了武汉。虽然毕业

后他还是回到了北京，但这短暂的逃离意义重大。

在英国读书的堂妹，两年前回江苏小城当了高管，按部就班结婚生子。当年逃去伦敦读书的时候，也和父母打了一场硬仗。如今鞭长莫及的担心，无人照应的尴尬，终于落了地。

所以在“下一代的城市观”这件事上，我打算提前做好心理建设。最理想的状态是，孩子在看过了世界之后，依然觉得那个城市很好，选择留下，我能接受；又或者觉得北京很好，那么欢迎回来。

女儿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我们送她到英国爱丁堡插班生两周，她喜欢极了。回来跳着脚说：我要在英国读书！

你还没试过别的城市呢。

我就喜欢爱丁堡。

然后夜里，就想哭了。

我们对陌生的城市，容易有一种美好的想象。对生活其中的城市呢，仿佛了如指掌，很难爱得起来。小孩子尚且如此，更不用说成年人了。

开学季，是逃离的开始。即将抵达一个陌生的城市，不是短暂停留，如果没有意外，是扎实的18岁到22岁。回望起来，真的是最好的年纪啊。乘着各种交通工具，走进这个城市的人口，吃第一顿早餐，适应第一个夜晚，第二天你已经自由呼吸这个城市的空气了。毕业后，你爱不爱它，它都是你的记忆。

这些记忆会一直跟着你。等真正生活过很多城市，你才能看到这些城市的全貌。沾着雨露的早晨，烦闷的中午，傍晚的忙碌，12点铃声敲响，一天的沙子终于落了地，第二天的沙子还没扬起来。

大学终究也会成为你的背景，就像渴望逃离的家乡一样。当年那么决绝地想要离开，等有一天有机会回去，你忙着去找一顿熟悉的早餐，晚上去约一个老地方，尽管早已变了模样，你对那里就像身体发肤一样，依然热爱。

(郭韶明)

### 铅笔的话

天气冷，圆珠笔的油墨在半凝结状态，得费好大的劲才写得出一个字，没有耐性，丢下圆珠笔拿起一支铅笔。

从来不喜欢铅笔，很少人喜欢铅笔。为什么？因为小孩子学写字往往是先用铅笔，墨水笔和圆珠笔一直被视为年纪比较大的人才有特权用的东西，所以我们长大后仍有不喜欢拿着铅笔那种感觉。

既然拿着铅笔，便觉得可以不经大脑说话，倒是一种解脱。

假眼睫毛有什么好处？粘在眼睑上可以挡风沙，对戴隐形眼镜的小姐特别实用。粘了假睫毛是否特别漂亮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有时男人说女人粘了假睫毛最丑，我自己却觉得漂亮，有时男人说女人粘了假睫毛好看，我自己却觉得极丑，有一天我会觉得不粘假睫毛活不了，有一天却会觉得粘了假睫毛活不了，自觉漂亮与否，完全是一种心理意识状态，假睫毛只是将这种意识状态写出来给自己看的工具之一。

一位保守的人问一个男孩子为什么要留长头发？他说：“我有一个很好的脑袋，不想被太阳晒坏了。”一个觉得自己很漂亮的女人常常硬要人家称赞她，有一天她问一个男人：“我的双腿被公认是最美的，你说我的腿美不美？”那个男人不耐烦地说：“美，美，你的左腿很美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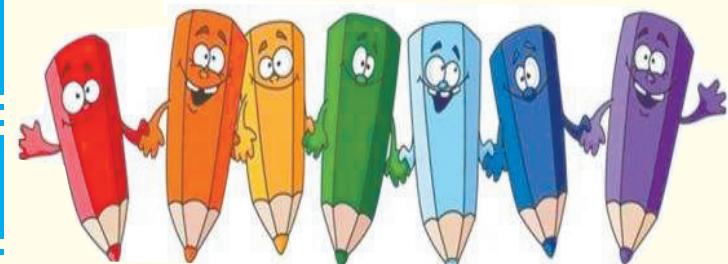
女孩子问妈妈什么是讨好一个新相识的男人的捷径，妈妈说：“告诉他他其实并不如表面上那么快乐，告诉他你觉得他很复杂，那么他虽然不知道你的智商其实只有五十，也会觉得你是世界上最聪明、最了解他的女人。”

女孩子再问：“妈妈你仍然用这种技巧？”

妈妈说：“不，到了这个年纪，我珍重诚实与简单，但是你这个年纪的人却不妨运用，小伙子们都喜欢这一套。”

胡诌这么几句，铅笔已经要削了三次，很多年没有用铅笔写字，再写莫名其妙的轻松。

(林燕妮)



### 早茶闲话

婚姻是一场大型的资产重组：你要么带着资产入局，要么带着创造资产的能力入局。

——大部分婚姻的真相。当然，这里说的“资产”，可以是财富，也可以是好的性情品格，以及与人沟通相处的能力。

羽量级社交。

——一种社交人格，指对于社交的需求，如羽毛一样轻。比如，在朋友圈评论里给人暖暖场已属不易，要他打开聊天窗口那更是强人所难。

要是每个人都懂你，那你得有多平凡。

——换个角度，给自己信心。

我发现小孩子总是因为一点小事就哭，大人受了很大的委屈也不会哭，他们一定憋得很辛苦吧？

虽然爸爸说过伸手不打笑脸人，但我觉得假笑的人可以打。

——一个小朋友的日记摘录